

# 沈弘正与沈氏园

陶继明



沈弘正

如今的秋霞圃由龚氏园、汪氏园、金氏园、城隍庙及沈氏园五个相邻的建筑组成，其中沈氏园与龚氏园的关系最为密切，沈氏园的主人就是明代嘉定知名文人沈弘正。

## 沈弘正其人其作

沈弘正(1578—1627)，字公路，一字席之，自号非磊落氏，明万历年间诸生。清康熙《嘉定县志》卷十七《隐逸》说其“好古笃学，居母丧，不御酒浆者三年。为诸生，负才不遇，遂绝意仕进，寄情吟咏。喜聚书，累几万卷。虽病，日夕一编，曰‘非此，无以疗吾疾也’。性好客，四方闻其博雅，多来归之，天启初，诏求岩穴之才，大臣疏荐弘正，谢弗起。其园十亩，有水石竹林之胜，词客酒人常满座。乃困于市义，死之日，家无余资焉。”清光绪《嘉定县志》卷二十《人物志·隐逸》则描述其“久次诸生，绝意仕进。天启辛酉，诏求隐逸，大臣疏荐，不应。家有园林，词客尝常满座。好施予。喜聚书，多善本。日夕一编，覃思著述。丁卯卒，年五十。松江董其昌推为‘博雅君子’。”二者内容有同有异，互为补充，大体上勾勒出沈弘正的经历与为人。

沈弘正所在的沈氏家族，居于嘉定巨镇清浦(今浦东新区高桥镇)。清浦位于黄浦江之东，别称“江东”，查《江东志》中也有沈弘正的传，内容与县志所载几乎一样。

清浦因地处要冲，商贸发达，经济文化活动频繁，人才辈出，也形成了一些名门望族，沈氏就是其中之一。沈氏家族有一门三进士，明弘治年间，有进士沈炤(1470—1537)，曾任刑科给事中、新昌县知事、柳州知府，著有《东溟集》；沈炤从弟沈灼(1477—1525)，明正德年间进士，曾任广西、浙江道监察御史，巡按福建、江西，以气节自持，著有《巡闻录》；沈阳(1518—1569)，沈灼族子，明嘉靖年间进士，曾任四川道监察御史、浙江道监察御史，著有《森玉楼稿》。

娄坚《隐君子沈公路行状》一文，较清晰地交代了沈弘正的谱系——曾祖父沈燦、祖父沈应元；父亲沈昌德系国子监生出身，“少丁家难，攻苦勤学，既读且耕，以起其家。”沈弘正则是个孝子，母亲朱氏生病时，他“侍汤药时形疲于医，祷神悼于忧思，几与母俱殆”。朱氏逝世时，他因过于悲伤，身体大亏，后又连续三年不吃肉不喝酒，以尽孝道。沈弘正从小就聪颖，读书用功，过目不忘，然而他中诸生后，就一直未取得更高功名。放弃科举仕途后，他在青年时代离开清浦镇，渡过黄浦江来到嘉定，定居城内。

沈弘正是一位高士，董其昌在《沈公路文集序》中说他“家承世美，才擅幼清”“性复狷介，深居简出，不为大人游，不悬高门簿”，可见他为人清高，不爱钻营，不喜攀交权贵。明天启元年(1621)，朝廷下诏征召贤才隐士，有大

臣曾推荐了沈弘正，但他谢绝了。

沈弘正兴趣广泛，爱读书、爱藏书、爱著作、爱与文朋诗友交往，他的朋友有殷都、唐时升、娄坚、程嘉燧、董其昌、李流芳、郑允骥、龚方中、汪明际、张名由等人，都是一代名流。其中，娄坚与他过从甚密，交往最多，娄坚长沈弘正十八岁，应属两辈人，双方引为忘年交。娄坚的《学古绪言》《吴歛小草》中，与沈弘正唱和的诗有六首，有关沈弘正的文章有四篇。沈弘正逝世后，娄坚不仅写了《隐君子沈公路行状》，又写了《祭沈公路文》以示哀痛。董其昌长沈弘正二十三岁，两人友谊也很深厚，当董其昌知道沈弘正近五十岁生日时，专程为其“赋诗为寿，又作《草堂图》比之鸿乙，而公路已弥留，不及见(董其昌《沈高士公路墓志铭》)”，引为憾事；李流芳长沈弘正三岁，两人年龄相当，有兄弟之谊，李流芳的《檀园集》中有两首李流芳写给他诗。

沈弘正能诗善文，勤于著书立说，几乎天天在写作。明代著名学者张大复在《梅花草堂笔谈》一书中称赞他著书的勤勉：“吴中读书之家，练川为盛”“沈公路抱膝海上，故称淹博，卜居练水，啜鸣相召，非宇内所希觏哉？”娄坚也说他“启缄发书，矻矻于百家之编，而手不停披(娄坚《祭沈公路文》)”。

沈弘正的著作既有专著、又有杂著，包括赈灾救荒、金石印章等。其学问广博，尤其喜爱阅奇书、写奇书。著有《救荒书》《虫天志》《枕中草》《印录》《小字录》《墨谱》《兔置野谈》《雪堂诗集》等。

其中，其记载鸟兽虫鱼异事的《虫天志》(十卷)，问世后受到时人的好评。明代常熟文人钱希言称此书“有生则有性，有性则有慧，性即天也，慧即能天也。故曰惟虫能虫，惟虫能天，盖取《漆园书》之义”；《小字录》共两卷，是一部写小字的专著，由娄坚作序，可谓别出心裁。所谓小字也称“乳名”，娄坚在《小字录》补序中提道：“父母之生子也，甫三月而命之名，年十六而又有字以尊其名，自童子而渐教之以成人之礼。盖如此也，当夫乳哺孩提之日，顾之复之，不胜其爱怜之也，而别命之小名。”这部关于小字的著作，最早由唐代文人陆龟蒙首创，后经南宋学者陈思补充，沈弘正又在此基础上扩充，终成完整的专著；《枕中草》则是沈弘正的诗集，全书四卷，共收其诗作二百五十一首，由松江名儒陈继儒作序，称其诗作“盖其世一本于性情，而非若饰而为虎蹲”“可以玩世，可以笑世，可以避世，亦可以名世”。

沈弘正是一位有个性的诗人，他在东城宅第春雪堂前，筑有一座小山，周边多嘉卉名木。他还创建了诗社——“小山社”，经常邀请社友在春雪堂举办诗会，很是风雅。沈弘正曾赋《落桂诗》一首，和者甚众，为此他编成《小山社诗》一册，由李宜之作序，在嘉定传为佳话。可惜其诗作传世极少，今存见《游桃蹊》一首，可窥见其诗才一斑：“欲尽看花兴，衣沾露草来。连岗霞乍合，断岸锦初裁。数里穿林偏，轻尊傍水开。重过恐摇落，醉折几枝回。”

沈弘正的著作，生前已将《虫天志》《小字录》《枕中草》三种以“畅阁”(“畅阁”即“畅阁楼”，为沈弘正宅第春雪堂中的建筑)名义付梓，均为其自刻本。近年来，崇文书局已经出版《虫天志》前三卷的新式标点本。而这三种著作之外的稿本均未付印，可能都已佚失。而沈弘正完整的文章，目前仅搜得两篇，即《王宗常集》序》《寿黄思南寿序》，见之于《江东志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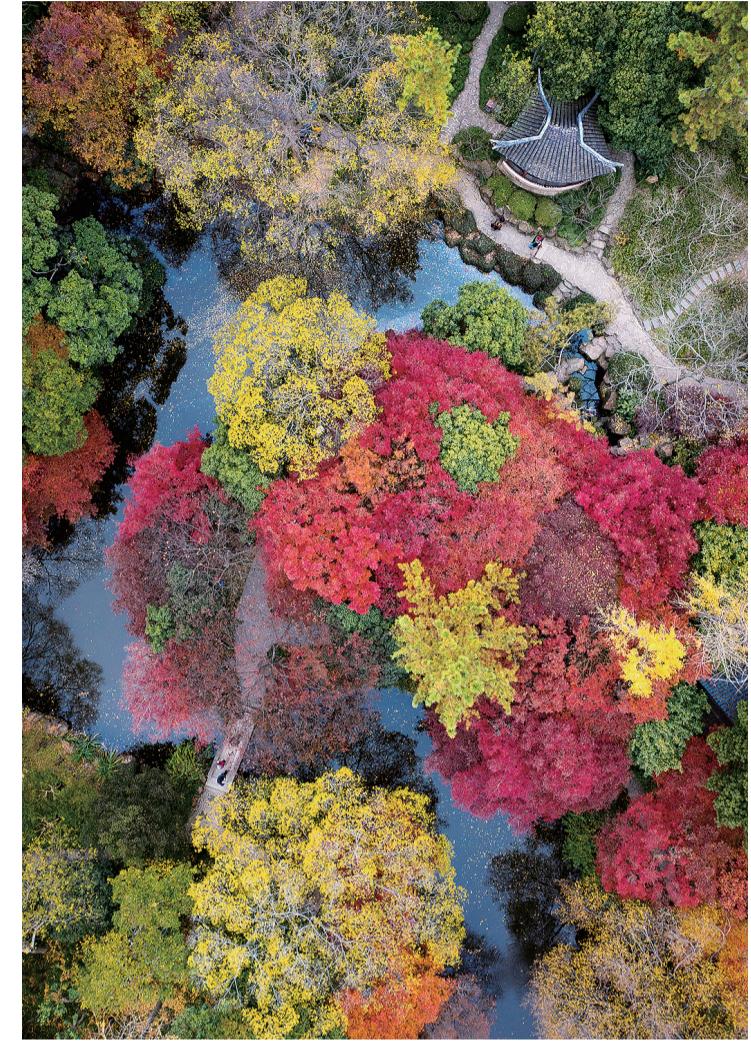
## 沈弘正的宅第园林

历来中国文人与园林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当文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时，往往构筑自己的园林。根据方志及有关史料记载，沈弘正有三所园林宅第的记录，如下：

从清康熙《嘉定县志·古迹》开始，沈弘正的园林便有确切记载：“沈氏园，在城隍后”，可知当时沈弘正仅有四处园林。清嘉庆《嘉定县志·第宅园亭》有相关记载两处：“沈弘正宅，在东里须氏宅至左。堂曰自远、曰春雪阁、曰畅阁楼、曰纶微，精整巧丽，后鬻于须、赵二氏”；“沈氏东园，在东城。沈弘正于宅后得龚氏废圃而辟之，有扶疏堂、权舟、聊淹亭、开襟楼、闲研斋、籁隐山房、觅句廊、洗勺亭、游聘诸胜。其门额曰‘十亩之间’，董宗伯笔也。后归申氏。”嘉庆志比康熙志多出了一处“沈氏东园”。而在清光绪《嘉定县志·第宅园亭》中，沈弘正已有三所园林宅第，除沈弘正宅、沈氏东园外，又多一所“沈氏西园”。

第一处沈弘正宅，即春雪堂，为沈弘正从清浦迁入嘉定时购置于东城的宅第。清光绪《嘉定县志·第宅园亭》载：“春雪堂，须宅东。沈弘正筑。弘正得东坡雪堂玉印，因以题其堂。又有自远堂、畅阁、纶微楼。后分属须、赵二氏。”据推断，须氏应为进士须之彦家，赵氏即进士赵洪范家，两家族宅第均在这一带。当沈弘正迁入该宅时，娄坚曾赋诗《公路兄移居东城有赠》：“闻昨图南得友生，醒催玉枕醉桃笙。回看邑里终淳朴，还卜停居傍老成。鱼眼泻汤宵坐久，蝇头琢句午窗明。奇文共尝谁多暇，好味年来止菜羹。”抗清志士侯峒曾游此园后也有赋诗：“一笑相逢绮席前，敢将多病恼群贤。惟余垒块须浇酒，但买欢娱不论钱。歌舞管弦俱欲绝，癖因书传可能痊。与君总是悲秋客，短发黄花又一年。”生活于清代雍正、乾隆时期的嘉定籍书画家王鸣韶，也游过此园并赋诗：“十亩园林一望丹，堂名春雪曙光寒。渔樵近局呼高士，检摄风光入钓滩。”

第二处沈氏东园，清末嘉定秀才、学者周承忠的《秋霞小志》有沈氏园位于龚氏园东邻、即今秋霞圃东部一带的记载，可推断沈氏园应是沈弘正迁至城东后购置的。沈氏东园是否与龚氏园为承接关系呢？明朝工部尚书龚弘在构筑龚氏园时，本就简陋。龚氏家族在清隆庆年间已走向衰败，龚氏园也已近坍废。清嘉庆《嘉定县志》、光绪《嘉定县志》、周承忠《秋霞小志》以及新编《秋霞圃志》，都记录了一则故事：隆庆年间，龚弘之孙龚可学因家道中落，向汪姓徽商出售龚氏园，后龚可学之子龚锡爵(1550—1617)，于明万历元年(1573)赴江南乡试，少盘缠费，又复向汪姓徽商加价，汪氏向其承诺，若中举人将无偿奉还，同年龚锡爵中举人，汪氏果然信守诺言，无偿奉还了龚氏园。龚锡爵后又中进士，官至广西右布政使，家境自然富裕，归隐林泉后，不仅修葺旧址，增建了新景点，还购了诸生沈绍伊(沈弘正族人)出售的石冈园作为别业。明天启二年(1617)，龚锡爵逝世后，龚锡爵之子龚方中(1573—1643)成为龚氏园园主。龚氏父子时期，龚氏园进入全盛时期，一批文人雅士聚集于此，歌弦之声不断。龚方中与沈弘正同岁，又比沈弘正晚十六年，根本不可能困窘至向沈弘正出售龚氏园。周承忠在《秋霞小志》中也犯疑：沈弘正“于宅后得龚氏废圃，天启间龚氏尚未衰，此废圃并非秋霞圃”。故沈弘正购龚氏废圃一说不能成立，当为误



秋霞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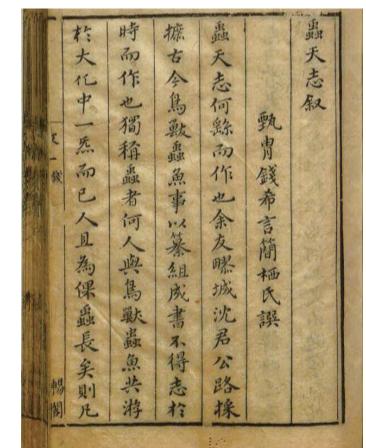
记。龚氏园与沈氏东园应无关系。

那么，沈氏东园其实就是沈弘正在定居春雪堂后，向毗邻人家手中所购得的约十亩土地，并在这里建成了扶疏堂、权舟、聊淹亭等，与老宅春雪堂连为一体，请好友董其昌题额“十亩之间”。此后，沈氏东园别称“十亩之间”。经营私家园林向来是高消费，从城中至东城仅一华里余，沈弘正无财力、也无必要经营近在咫尺的两个宅第园林，所以县志所载的沈弘正宅与沈氏东园，实际上应为一处。

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唐时升曾为沈氏东园赋诗《题十亩之间》：“参差洞壑隐楼台，紫翠霏霏夕照开。旧注鱼虫留副墨，新巢鸟雀劝传杯。月移疏影波间藻，风动寒香岭上梅。知有诗篇酬令节，东城春色蚤相催。”

娄坚有写园内聊淹亭的诗歌《九月二日集聊淹亭赋呈公路兄》：“百年双桂转苍苍，豁达窗棂面面床。奇石云根移得润，好风天末送来凉。香浮偃盖穿林远，影入方池逐水长。犹是病醒全怯饮，更期茗碗共徜徉。”娄坚还有写园内籁隐山房诗歌《公路兄招饮籁隐山房即事》，明天启元年(1621)又题写了“涉趣桥”，此桥历尽劫难至今仍在，也许是沈氏东园唯一的遗物了，现已移至秋霞圃桃花潭前。

此外，长沈弘正三岁的友李流芳，在游沈氏东园后也赋诗《增沈公路》二首，其一为：“高斋夏木爱扶疏，阁有悬花沼泛蕖。窈窕一丘堪废賦，萧闲十亩类潘居。千秋鸟迹搜奇字，四海虫天播异书。闻道延陵多寿考，已无渣滓碍清虚。”其二为：“园林风物喜秋晴，水槛山廊贮远清。诗思不因多病减，道心应以得闲生。婆娑老桂花将绽，指点高天月渐盈。初度更逢佳节近，百杯端拟为君倾。”诗中写到了水沼、老桂、《虫天志》等与沈弘正及沈氏东园相关的事物。可以想见，沈氏东园的十亩之间中，有山有水，有亭台楼榭，林木扶疏，四时皆景，是沈弘正潜



沈弘正《虫天志》书影

心著述之处，也是文人骚客雅集之所。李流芳另有一首《海上和孟阳观伎诗次韵》，诗下附注“时公路言其家牡丹方开，共为酒赏之，余滞海上，不得与”，可知园内牡丹也颇负盛名，使李流芳不能如约观赏而引以为憾。

沈氏东园传至几代目前已无从考证，沈弘正虽富有，但非富可敌国，其父亲积累的财富，到他晚年已挥霍得差不多了，清康熙《嘉定县志》说他“死之日，家无余资焉”是可信的，推断其后代应无足够财力维护，估计二世而终了。

另一处沈氏西园，清光绪《嘉定县志·第宅园亭》载：“西园，西城拱六图。沈弘正别业。金尚東重葺。有卧云斋、竹坞山房、采山居、盟鸥馆、飞霞阁。诸廷槐记。”“拱六图”即在西隐寺后(今梅园新村一带)，可能规模不大，名气也小，至清光绪年间此园仍在，但已易主他人。

综上所述，沈弘正在城内只有两处宅第园林，即：沈氏东园及沈氏西园。